



五年前，我死了。178分钟之后，我重新醒来。

重启人

[美] 艾米·亨特拉 著 彭临桂 译





重启人

[美] 艾米·亭特拉 著 彭临桂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重启人 / (美) 亨特拉著; 彭临桂译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4
ISBN 978-7-5500-1694-1

I. ①重… II. ①亨… ②彭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5399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6-0061

Reboot

Copyright © 2013 by Amy Tintera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© 2016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重启人
作 者 [美] 艾米·亨特拉
译 者 彭临桂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 瑜
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 蓉
特约策划 高 蕙
特约编辑 毛启鉴
封面设计 郑力珩
封面插图 王云飞
版权支持 高 蕙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8.75
字 数 210千字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6.00元
ISBN 978-7-5500-1694-1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8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他们总是会尖叫。

我的“任务目标”滑进泥巴时正在哀号，接着猛力地转头看我有没有追上她。

有。

她的双脚踩在坚实的地面上，拔腿全力冲刺。我的脚飞掠过地面追逐她，我的短腿轻易就赶上了惊慌想要逃跑的她。

我使劲拉她的手臂，她摔到地上。在她急忙想站起来的时候，嘴里发出的声音像是动物，而不是人类。

我讨厌尖叫声。

我从腰带中取下两副手铐，铐住她的手腕和脚踝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，不。”她哽咽地说，这时我正把链条扣到她的手铐上，“不是我做的。”

我把链条绕在手上，不理睬她说的话，拉她站起来，拖到街上，经过旁边那些毁坏的小木屋。

“不是我！我没杀人啊！”她的动作变得激烈，几乎快要抽筋了，于是我转过身瞪着她。

“你的身上还有一些人性吧？”她问，然后伸长脖子看我手腕上那道条形码上方的数字。

她愣住了。她的目光从印在我皮肤上的数字——178——移到我的脸上，然后又发出另一阵尖叫。

不。我身上没有残余的人性。

我带她到运输飞船，把她丢进去和她的其他同伴一起，这期间的尖叫声完全没停过。我一踏进去，金属栅栏就咣啷降下，可是她没有试图冲过去逃跑。她扑到后面另外两个流着血的人类背后。

远离我。

我转过身，眼睛扫视着贫民区。荒凉的泥土路在我面前延伸，旁边散布着简陋建造的木头房子。其中一栋向左倾斜得很严重，我还以为只要一阵微风吹来可能就会倒塌。

“瑞恩一七八号。”我一边说一边调整，让头盔上的镜头对着前方，“任务完成。”

“协助汤姆四十五号，”通讯器另一端的聲音下令，“正在达拉斯街上追逐。快要接近缅因街街角。”

我踩到泥土路上，转进一条巷子，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垃圾腐臭的气味，浓厚到我想要从眼前逃走。我深深吸进一口气，然后屏住呼吸，试着隔绝贫民区的味道。

四十五号在我巷口前方铺设的路上呼啸而过，他的黑色裤子扯破了，拍打着他那双细瘦的腿。在他后方留下了一道液体的痕迹，我猜是血。

我冲到街上，飞快地越过他，靴子踏地发出的声音让我们前面那个人类转过头来。这个人没有尖叫。

还没。

他在不平坦的路上绊了一下，一把刀从他的手中掉落，滑过路面。我的距离够近，听见了他扑向刀子时惊慌的呼吸声。我伸手抓他，但是他猛然起身，突然转过来用刀划过我的肚子。

我往后跳，血从我的腹部细细流下，人类的嘴唇扬起，变成一副得意的笑容，好像这是一场胜利。

我克制住翻白眼的冲动。

四十五号扑向那个健壮的男人，两个人都倒在地上。我没有训练过四十五号，这点很明显。他很草率、很冲动，动作只比人类快一点而已。

在我插手之前，大块头就抓住了四十五号的脖子，用手掌推动他的头盔，然后把刀子直接插进男孩的额头。我退开，看着四十五号嘴里发出咯咯声，从大块头的手中滑落。他摔到地上的时候，那双明亮的金色眼睛也变得空洞无神。

人类仓促起身，高兴地跳了几下，还发出欢呼的声音：“哈！你有什么招啊，金发妞？”

我调整通讯器，不理睬那个人类想激怒我而讲的难听话，“瑞恩一七八号回报，四十五号倒下。”一听见我的号码，大块头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。

“继续任务。”通讯器传来的声音很冷淡，一点也不感兴趣。

我盯着大块头，想等他跑起来。然后我会踢断他的腿，让他那副得意的表情一脸砸在地上。

我迅速瞄了一下四十五号。

我想他很痛苦。

大块头转身跑离我，不结实的手臂尽力摆动着。我看着他跑，忍住没笑出来。我会让他领先一点。

追逐是我最爱的部分。

我跳过四十五号的尸体，那个人类回头看着我逼近他。我抓住他的上衣，然后他就闷哼了一声跌倒，脸直接撞向地面。他焦急地撑着沙砾地面想起身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一只脚用力踩在他的背上，同时抽出手铐，扣住他的脚踝。

当然，他也尖叫了起来。

“瑞恩一七八号回报，四十五号的任务现在完成了。”

“回到运输飞船。”我耳朵里的声音说。

我用一条皮带绑住大块头的手腕，拉紧到他痛得大喊，然后用力把他拖到汤姆四十五号的尸体旁。他是个很年轻的孩子，十四岁左右，才刚完成训练。我用皮带绑住他的手腕时，刻意避开不看他那双空洞的眼睛。

我使劲拉着他们经过贫民区那些可怜兮兮的小木屋，回到了运输飞船。我的伤口已经愈合，腹部的血也已经结成硬块。我把大块头推进后方关着其他人类的暗房，他们只要看到我，就全都畏缩了起来。

我转身前往另一艘飞船，半路暂停下来，拔出汤姆四十五号头上的刀子。门打开了，一群重启人从座位抬起头，眼神立刻略过我，停在四十五号身上。

我不理会那阵说“我应该可以救得了他”的讨厌声音，然后小心地把他放在地板上。我迅速扫视飞船里，找到我最近训练出来的新人玛莉一三五号，她在位子上系好了安全带。我打量她，看看是否有受伤的迹象，结果没发现什么。她撑过了第一次单人任务，但我也没预料她不会活下来。

她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向四十五号，然后又移回来。在我们训练的过

程中，她几乎都很沉默，所以我认识她的程度就和她第一天接受我训练的时候差不多，不过我想她脸上的表情应该是感谢。我的受训者存活率最高。

我把刀子递给飞船的人员，他则对我露出怜悯的表情。勒伯是我唯一能够忍受的守卫。从这方面而言，他是我唯一能够忍受的人类。

我坐进黑色无窗的飞船里面其中一张小椅子，一边系安全带，一边往后靠。我偷瞄了其他重启人一眼，他们全都悲伤地看着四十五号。其中一个甚至还擦着脸上的泪水，同时也让血和泥土抹上了脸颊。

号码较低的通常都会哭，四十五号大概也会哭。他在重生之前只死了四十五分钟。再生之前死亡的时间愈少，残存的人性就愈多。

我死了一百七十八分钟。

我没哭。

勒伯走到运输飞船前方，扶着门口的边缘往里面看。

“好了。”他对驾驶飞船的守卫说。他拉上门，接着我就听见锁扣上的声音。我们离开地面，勒伯也坐到位子上。

我闭上眼睛，直到感觉运输飞船猛一拉之后落地。重启人安静地依序走到屋顶上，我跟在最后面，克制着看四十五号最后一眼的冲动。

我加入队伍，脱掉长袖黑色上衣，露出一件薄薄的白色汗衫。我把上衣甩到肩膀，张开双腿，伸展双臂，像是要试着飞起来的样子，冷空气让我的皮肤感到刺痒。

我曾见过一个重启人飞起来。他张开双臂从一栋十五层楼高的建筑跳下，摔在地上，然后试着拖动破碎的身体寻求自由。他移动了大约两英尺，他们就对他的头开了一枪。

一个闻起来有汗臭和烟味的人类守卫迅速轻拍着我搜身。他克制自

己不要露出厌恶的表情，我则是转头看着贫民区那些违建的矮房子。守卫都很不喜欢碰我。我猜他们是抛硬币决定由谁来做这件差事。

他的头猛往门口一点，然后双手在裤子上摩擦，好像可以把死亡的气味弄掉。

没用的，我试过了。

一个守卫开着门让我进去。机构最上方的楼层全都是职员办公室，而我在黑暗的楼梯间往下跑了好几层，最后停在八楼，这里是重启人的区域。下面还有两层楼是重启人可以定期进入的，不过再往下，大部分就是我很少去的医学研究室。他们会不定期检查我们，但那个地方主要是用来研究人类的疾病的。毕竟重启人是不会生病的。

我对门口的守卫举起条形码，他扫描之后就点了点头。我沿着走廊前进，靴子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极轻微的声音。在我这一区的女孩全都睡了，或是假装睡着。我能透过玻璃墙看进每个房间。隐私是人类的权利，重启人并不拥有。一个房间两位女孩，各有一张靠着两侧墙壁的雙人床。两个人的床脚边都有一个衣橱，房间后面则是共享的一个柜子——这就是我们称为家的地方。

我停在自己的房间前，等着守卫喊叫楼上的某个人为我开门。房门在晚上锁起来之后，就只有人类可以打开。

门滑开了，我走进去时，艾薇在她的床上翻身。最近几个星期她睡得不多，每次我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，她似乎总是醒着。

她那双重启人的绿色大眼在黑暗中闪着光芒，然后扬起眉毛，用表情问我任务的情况。熄灯之后是禁止说话的。

我一只手比出四根指头，另一只手比出五根，接着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她皱缩着脸，露出我再也无法展现的情绪，于是我转过头，

松开头盔的系带。我把头盔放在衣橱上，还有摄影机和通讯器也是，接着就脱掉衣服。我迅速换上运动服——我很冷，一直都很冷——然后爬上小床。

艾薇五十六号那张漂亮的脸孔仍然因为悲伤而皱缩着，而我翻过身看着墙壁，觉得很不自在。虽然从我们十三岁开始到现在已经当了四年的室友，可是我从来都不习惯她像人类一样明显地流露情绪。

我闭上眼睛，可是人类尖叫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阵阵回响。

我讨厌那种声音。他们的尖叫就是我的尖叫。我记得成为重启人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刺耳的喊叫声在墙壁之间回荡，也在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。当时我想：是哪个白痴在乱叫？

结果是我。我就像个刚从戒毒所出来两天的毒虫一样乱吼乱叫。

真是丢脸。我一直很骄傲自己能够在任何场合都保持安静。即便在大人失控的时候，我还能够冷静地站在那里。

可是当十二岁的我胸口中了三颗子弹，经过一百七十八分钟之后，在医院的太平间醒来，我尖叫了。

他们在我的手腕印上条形码、编号、人名——瑞恩·康纳利，那些时刻我在尖叫。他们把我锁进牢房，带我到运输飞船，让我和其他刚复活的孩子一起排队，那些时刻我在尖叫。我不停地尖叫，直到抵达人类发展与重整公司——简称“HARC 机构”——他们告诉我，尖叫就是死路一条，表现得像人类的小孩一样就是死路一条，不服从就是死路一条。

然后我就安静了。

第二章

“你觉得这次会有帅哥吗？”艾薇问话时，我正在把黑色上衣扎进裤子里。

“你不是觉得七十二号很帅吗？”我转过身对她露出觉得很有趣的表情。她喜欢我这样。

“算是个浑蛋吧。”她说。

“同意。”

“我觉得我们真的饥渴好一阵子了。”

我绑好靴子的鞋带，心里真的感到很有趣。每隔六周就会有新的重启人抵达，很多人都想趁机找到新的约会对象。

虽然我们不允许约会，不过刚来的第一天，他们就在女性手臂上注入避孕芯片，这表示他们知道没办法强制实行这个规定。

对我来说，新的重启人只等于新的训练周期即将展开。我是不约会的。

我们房间的门锁发出咔哒声，每天早上七点都会这样，接着透明的门就滑开了。艾薇走出去，在等待时把她的褐色长发盘成了一个结。她常在早上等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餐厅。我猜这算是朋友之间会做

的事吧。我见过别的女孩这么做，所以我也顺其自然。

我在走廊上加入她一起，而站在门外的那个苍白的人类一看到我就往后退开。她把手上的一叠衣服抱近胸口，等着我们离开，这样才能把东西丢到我们的床上。没有任何在 HARC 工作的人类想和我一起进入狭窄封闭的空间。

艾薇和我在走廊移动，眼睛盯着前方。人类建造了玻璃墙，这样他们就能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。重启人则会尽量给彼此一点隐私。早晨的走廊上很安静，只有偶尔传来的低语声以及空调系统轻微的嗡嗡声。

餐厅在下一层楼，要穿过一对红色大门，上面写着“内有危险”的警语。我们走进去，里面白得刺眼，只有其中一道墙的上半部是透明玻璃。HARC 的人就守在另一边，待在架设于玻璃的枪支后方。

大部分的重启人都已经到了，好几百个坐在长桌旁的塑胶小圆椅上。一排排的明亮眼睛在苍白皮肤的衬托之下闪烁着，看起来就像每张桌子都有一道连接的光点。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，大部分进来的人类都会皱起鼻子。我几乎不再注意那种味道了。

艾薇不会和我一起吃。我们一拿到食物，她就带着餐盘到六十号以下的桌子，而我则坐在一二〇号以上的桌子。最接近我号码的只有雨果，他是一五〇号。

我坐下时，玛莉一三五号对我点了点头，其他少数几个也是，不过死亡超过一百二十分钟的重启人可不以社交技巧著名。大家几乎没怎么谈话。但室内的其他地方都很吵，餐厅里都是重启人聊天的声音。

我咬了一口培根，这时餐厅末端的红色大门打开了，有个守卫大步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菜鸟。我数了数，共有十四个。听说人类正在研究一种防止复活的疫苗。看起来他们似乎还没成功。

他们之中没有大人。超过二十岁的重启人只要一复活就会被杀。当然前提是他们会复活，可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。

“他们不对劲。”有个老师这么回答，当时我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杀掉大人，“孩子还没完全到那种程度，可是成年人……他们不对劲。”

就算隔了一段距离，我还是看得见有些菜鸟在发抖。他们的年纪从十一二岁到较大的青少年都有，不过散发出来的恐惧都一样。他们复活到现在一定还不到一个月，而其中大部分甚至要经过更久的时间，才能够接受自己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会被安置在家乡附近医院里的拘留处，花几个星期的时间调整，直到 HARC 指派他们到某个城市。我们会和普通人类一样变老，所以小于十一岁的重启人会先拘留起来，直到达到可以利用的年纪。

虽然我只在拘留处待了几天，不过那是成为重启人的过程中最难熬的部分之一。他们留置我们的房间并不差，就是我现在住处的缩小版而已，然而惊恐的感觉会一直持续，使人心力交瘁。我们全都知道要是自己死了，很有可能会复活（在贫民区几乎是一定会这样），但这件事情还是很可怕，至少一开始是。等到震惊的感受逐渐消退，训练也通过了，我就发现自己当重启人比当人类还好。

复活只是对于 KDH 病毒一种不同的反应。KDH 会杀死大部分的人，不过对某些人而言——年轻或强壮的——病毒的效果就不一样了。一些“幸运儿”会复活过来，KDH 病毒让身体在死亡之后再生，变得更强壮、更有力量。

不过也会变得更冷血、更无情。人类说，就是变成我们以前的样子，只是更为邪恶。因此大部分的人都宁愿真正死掉，也不想当可以再生的“幸运儿”。

守卫命令菜鸟们坐下。他们全都迅速照做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不遵守命令就会脑袋中枪。

然后守卫匆忙离开，把大门重重甩上。就算是冷酷的守卫也不想同时和这么多重启人在一起。

室内立刻充斥着说笑和扭打声，不过我把注意力移回到早餐上。我唯一感兴趣的菜鸟只有我接下来要训练的新人，可是我们要到明天才会配对。九十几号的重启人则喜欢马上教训他们。重启人复原的速度很快，所以我不觉得菜鸟被找麻烦会有什么问题。反正现在开始让他们学习坚强也好。

那些九十几号的重启人今天特别粗暴。我把最后一根培根塞进嘴里，这时他们的叫喊声也大到让我觉得烦了。我把餐盘丢到垃圾桶上方，然后走向门口。

一道颜色划过白色地板，发出吱嘎声，停在我的脚边。那是个菜鸟，像个玩具一样被揍倒在光滑的瓷砖上。我的靴子踩在地板上，差点踏到他的头。

血从他的鼻子流出来，一边眼睛底下也出现了瘀青。他细瘦的长腿在地板上摊开，白色薄T恤覆盖着曾经是人类但营养不良的身体。

他的眼珠子颜色和剪短的黑发一样，所以我看不见他的瞳孔。大概曾经是褐色的吧。褐色的眼睛在人死后通常会闪烁出金色光芒，不过我喜欢他那种黑。这和餐厅的白色和其他重启人眼睛的颜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。

他在我附近，所以现在没人接近他，不过有人大喊“二十二”，然后就笑了出来。

二十二？那不会是他的号码吧。最近几年以来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

四十号以下的了。呃，去年有一个三十七号，不过她在一个月内就死了。

我用靴子推推他的手臂，看了他的条形码。卡伦·雷耶斯。二十二号。

我露出讶异的表情。他只死了二十二分钟就复活了，他等于还是人类。我的目光移回他的脸上，看见他的嘴唇展开笑容。为什么他在笑？现在似乎不是笑的时候。

“嗨。”他用手肘撑起自己，“看来他们叫我二十二号。”

“那是你的编号。”我回答。

他笑得更开了。我想要叫他停住。

“我知道。你的呢？”

我拉起袖子，转动手臂，露出178这几个数字。他的眼睛张大，他的笑容也逐渐消失，这让我突然有种满足感。

“你就是一七八号？”他问，然后就跳起来。

就连人类也听说过我。

“对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他迅速地打量着我，又露出了笑容。

我皱眉面对他的质疑，而他笑了出来。

“对不起。我以为你会……我不知道。块头更大一点？”

“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高。”我试着挺直身体拉高一两寸。并不是说这样就会有帮助。他比我高得多，所以我得抬起头看他的眼睛。

他笑着，但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我的身高很好笑吗？他笑得很开心、很真诚，声音在安静的餐厅里回响着。那种笑声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他的嘴唇弯曲，露出真正的愉悦，他也不该出现在这里。

我往侧面绕过他，想要走开，可是他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有几个重启人倒吸了一口气。没人敢碰我，除了艾薇之外，他们甚至不敢靠近我。

“我没看到你的名字。”他转动我的手臂想要看，完全不觉得这么做很奇怪，“瑞恩。”他读出来，然后放开我，“我叫卡伦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我往门口走，转过头皱眉看着他。我不知道认识他有什么感觉，但我不会选择高兴这个词。

我最爱菜鸟日了。那天早上稍晚，我和其他教练一起前往体育馆，心里感到阵阵的兴奋。我差一点就笑了。

差一点。

菜鸟们坐在大房间中央光亮的木头地板上，旁边有几块黑色的垫子。原本看着指导员的他们转头望向我们，脸上挂着恐惧紧张的表情。看起来还没有人呕吐。

“别看他们。”曼尼一一九号咆哮着。菜鸟们在这里的前几天就是由他负责看管的。他在我到这里之前就在做这差事了，我猜他是因为只差一分钟就无法当上教练而心里有所怨恨。

所有的菜鸟都把注意力放在曼尼身上，只有二十二号例外，他在转过头之前对我露出奇怪的笑容。

HARC 的医疗人员在曼尼后方的墙边站成一排，手里拿着写字夹板，还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设备。今天他们总共有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全都穿着和平常一样的实验室白袍。医生和科学家都会出来观察菜鸟们。稍后，他们会把菜鸟带到其中一层医疗区域详细检查。

“欢迎来到罗莎。”曼尼说。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眉头低皱，好像想要表现出吓人的样子。吓不倒我的。现在不会，当初我十二岁还是菜鸟的时候也没有。

“教练明天会挑选你们，今天他们会先观察。”曼尼继续说。他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响着。这里是个大而空荡的地方，暗白色墙面上有很多血迹。

曼尼开始逐一喊出他们的号码，并为我们指出是哪个人。编号最高的是一二一号，是个年纪较大、身材健壮的少年，大概在还是人类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吓人了。

HARC 偏好号码高一点的。尤其是我。我的身体比大部分人花了更多时间适应变化，所以重生和恢复的速度比机构里任何人都还要快。只有在一切身体机能停止运转的时候，再生才会发挥效用。大脑、心脏、肺部——全部都得先死去，整个过程才会开始。我听说死亡的分钟数算是一种“休息”，身体会在这段时间重组与恢复，做好接下来的准备。休息得愈久，再生的效果就愈好。

今天也是一样。曼尼将菜鸟分组，命令他们开始，让他们有机会表现给我们看。一二一号很快就开始打起来，他的同伴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揍得血淋淋。

卡伦二十二号的对手比较矮，年纪也比较小，不过他倒在地上的时间比站着还多。他很笨拙，虽然手长脚长，却永远摆不到他想要的位置。他的动作就像个人类——好像从来就没有再生过。数字较低的家伙恢复得没那么快，而且他们残留有太多人类的情绪了。

在人类刚开始复活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“奇迹”。重启人是种解药，可以对付灭绝了大部分人类的病毒。他们比较强壮，动作也比较快，几乎是无敌的。

后来，他们发现重启人并不是原来的人类，而是冷血的、发生了改变的版本，所以说我们是怪物。人类隔绝重启人，把他们赶出家中，